

郭注莊子



三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8
3



文庫 11
D 38
3

重刻莊子南華真經卷五

晉 河南 郭象子玄注

日本芸閣 千葉玄之讀

外篇

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均於不為萬物雖多。其治

一也。一以自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天下異心。無

君原於德而成於天。以德為原。無物不得得者

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任

陸音義
曰以事
夕在篇

人卒雖

原本也

疏曰玄
遠也玄
古謂二

川原

卷五

010190550694

然之。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無為者自然。以

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各當其分。則無為。以道

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官各當其所。所以道泛觀。而

萬物之應備。無為也。則天下各故通於天地者。

德也。萬物莫不皆行於萬物者。道也。道不塞其

物自得。得則天地通。上治人者。事也。使人人自能有所藝者。

技也。技者萬物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

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夫本末之相兼。猶手臂之

適。天道順則。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

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

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一無為而夫子曰。

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

不刻心焉。有心則累其自然無為為之之謂天。

不為此為。而此無為言之之謂德。不為此言而

為自為。乃天道。無為言之之謂德。此言自言。乃

真愛人利物之謂仁。此任其性不同同之之謂

大。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行。不崖異之謂寬。同

彼我則萬物有萬不同之謂富。我無不同。故

自容。故有餘。有萬不同之謂立。非德而成者

執德之謂紀。德者人德成之謂立。不可謂立。

江南古藏
本故通
於天者
道也煩
於地者
德也煩
於物者
義也煩

也云老
子所作
謂曰莊
子師老
君故曰
夫子也

先儒曰
不崖異
心無崖
除也

起立備
完相對
焉詞

川黃那在生

循於道之謂備。夫道非備物也。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內自

得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故事無沛乎其為萬物逝也。德澤滂沛任萬

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貴難不利貨財。能乃

忘我況不近貴富。自來寄耳心不樂壽不哀夭。

所謂不榮通不醜窮。忘壽夭於胸中不拘一世

之利以為已私分。皆委之不以王天下為已處

顯。忽然不覺顯則明。不顯則萬物一府死生同

狀。蛻然無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濔乎其清

也。金石不得無以鳴。聲由故金石有聲不考不

鳴。因以喻體道者萬物孰能定之。應感夫王德

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任素而往耳非立之本

原而知通於神。本立而故其德廣。任素通神其

心之出有物採之。物採之而後出耳故形非道

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

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

謂王德之人。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

窮生立德明道。故萬物從之斯蕩蕩矣故能存形

而成王德也。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

素真也

蛻然也

也堅

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

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有

聞昧而不和也

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

窮其原而後能物物神

之又神而能精焉。

極至順而後能盡妙

故其與萬物接也。

至無而供其求。

彼則彼求自供

時騁而要其宿。

大小長短修遠。

皆恣而任之會

黃帝遊乎赤水。

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

此寄

明得真使知索之而不得。

言用知不足以得真

使離朱索

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

聰明喫詬乃失真愈遠

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

之乎。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即真也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

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

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

謂為天子吾藉王

倪以要之。

欲因其師以要而使

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

圾危也

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

過人。

聰敏過人則使人也

而又乃以人受天。

復其自然

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

夫過生於聰知

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

與之配天乎彼

且乘人而無天。

若與之天下彼且遂方且本身

使後世任知而失真

還音旋
司馬曰
玄珠道
真也疏
曰喫詬
言辨也
象罔無
心之謂

此文似有
奪字誤

疏曰聘
會也宿

而異形夫以萬物為本則群變可一而異形可同斯迹也將遂使後世由已以制物則

萬物方且尊知而火馳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

方且為緒使將興後世方且為物絃將遂使後世

制方且四顧而物應將遂使後世指麾方且應

衆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善方且與物化將遂

世與物相逐而不而未有恒此皆盡當時之

其德而明日承其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

族有祖其事類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

父衆父者治亂之率也言非但治北面之

禍也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南面之賊也田恒

殺君乃資仁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

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

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

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

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

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

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

物皆得所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寄之天

而志定也

廣雅云東也

族有祖謂一族之聚必尊其祖

率將率色類反

於象以謂其高世也衆父之自然也田恒事見左傳哀公十四年

率地名

句絕字然以則

無常處 又曰如 鷄之居 猶言野 注無意 而期安 一亦無 意亦安 英疏期 安之期 作斯 穀馬之 子也食 必印母 而足

訓點郭注卷五

事也。夫聖人鷄居，無意而而穀食，而足鳥行而無

也。率性而動也。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猖狂妄行，

也。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間。雖湯武之事，苟順天

無為而無不為。千歲厭世，去而上僊。夫至人極

者，非不聞也。任窮通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

也。物化，故云厭世而上仙也。乘彼白雲，至于

帝鄉。無不之散。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堯治天

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

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

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

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

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

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

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

事。俛俛乎耕而不顧。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

載，仲尼不能間。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

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為最優。計其人則

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

非已。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侗然而

來，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

後漢注 行傳注 多此一旬

圖一作 孟何不 也落猶 也耕兒

問去聲 鑄隙也 子也

子也

子也

子也

子也

子也

子也

者雁止曰所

泰初易
說云氣
之始也

足性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而繫成於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返。遺知而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迹。禿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泰初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棄知之意焉。有無。無有無名。無有故。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物得以生。謂之德。夫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乃所以明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

氣分素
也也
也也

謂陽動
陰靜
保守也

疏象鳥
口也
武中反
合也

夫子仲
尼也
或謂
之也
也

寓音字
司馬曰
辨明白
若縣室
疏在口
前

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夫德形性命。於自爾。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恒以不為。同乃也。虛。虛乃大。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為。則其懷中故。合喙鳴。無心於言。而自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天

亦無心。其合緝緝。若愚若昏。坐忘而自合耳。是而自動。借為言。身也。非照察以合之。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德玄而所。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不可。然不然。若相放。效強

不然。為然。斯。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高顯。矯其性情也。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昏易。枝係。勞

見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昏易。枝係。勞

見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昏易。枝係。勞

見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昏易。枝係。勞

應驚兒

疏曰風

言思身法

卷五

蔣問菟。颯然驚曰。菟也。汙若於夫子之所言。

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

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

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

然。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也。故因其自搖。而搖

蕩。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

易。悶然無迹。復性自為。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

然矣。舉。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溟然弟之

哉。溟溟自貴之謂也。不肯多。欲同乎德。而心居

矣。居者不逐於外也。心。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

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

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

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

子不欲乎。為圃者。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

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為槔。為

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

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

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

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夫用

持中曰

畦音

搨音

搨音

搨音

搨音

搨音

搨音

搨音

搨音

搨音

搨音

搨音

搨音

搨音

搨音

搨音

搨音

搨音

聽音門
意見

於子行
仁恩見

之廢也
關也李
曰卑阪
愧懼見
項項自
央見

形跡見
正乎無

無心見
懷克儻

詩經卷五

所用者乃純備也。斯人欲修子貢。瞞然慙俯而

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

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

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

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

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之吾事。子

貢卑阪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其弟子目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

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

耳。子謂孔不知復有夫人。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

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即

耳。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

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

知其所以。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

心。此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假修。若

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

之。得其所謂。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

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

訓

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迷。沒於

此人即若列子之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

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以其背今。向古。修為世

識其一。不知其二。徒識修古。抱灌之。而治其

內而不治其外。夫真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夫明

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

汝將固驚邪。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

必使汝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在彼為彼。在此為此。渾沌玄同。諄芒將東之大

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

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

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

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

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

而行其所為。皆因而行言自為。而天下化。使物

則不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

治。言其指麾顧盼。而民各願聞德人。曰德人者

居無思。行無慮。率自不藏是非美惡。無是非於

聖治大壑也。東海也。苑風小也。諄芒也。大風皆寓言也。橫目之民。林註形容世人也。官施。馬曰。施政。各得其宜。又曰。撓。動也。謂指也。四方也。

借為家。或為。大遠也。

李曰。聖之諄諄。察之也。

全曰。民也。全。聖也。

稽刺語 一作為

悟音超 悟兒

之天 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為安
 下。無自私也。悟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
 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
 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德者神人迹
 願聞神人。願聞所以迹也。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乘光
 無此謂照曠。無我而任物。空虛無
 光。此謂照曠。所懷者非闇塞也。致命盡情天
 地樂而萬事銷亡。不妨樂斯無事矣。萬物
 復情此之謂混冥。情復而混冥無迹也。門無鬼與赤張滿
 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

註為均 真本英 既共作 為君 為君 髮吐帝 反髮也 標方造 標方造 反言樹 抄之技 無心在 上也

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
 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
 時異耳。未有勝 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
 負於其間也。而何計以有虞氏為。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為
 均哉。許無鬼 有虞氏之藥瘍也。天下皆患創亂
 之言是也。借為藥。藥。天下皆患創亂
 禿而施髮。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
 焦然。聖人羞之。非以為榮。至德之世不尚賢
 賢當其位。不使能。能者自為。上如標枝。出物上
 非尚之也。非使之也。高民如野鹿。放而自
 也。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受

訓典章注疏子 卷五

一日凡有生者皆蠢動

疏說偽語也林注不諂諛其君父也

道善導

林注道順也疏說佛皆順也

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

為信率性自然非由知也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增者敬也動故動

而不謝是故行而無迹主能任其自行故無迹也事而無傳止

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

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

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

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此直達俗而從君親故俗謂不

肖耳未知至當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

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

親而尊於君邪言俗不為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諛明尊嚴不足以服

物則服物者更在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

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

有背俗而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

佛然作色世俗遂以多同為正故而終身道人

也終身諛人也亦不問道理合譬飾辭聚眾也

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夫合譬飾辭應受道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以此

聚眾亦為從俗者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

恒不見罪坐也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

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世皆至愚乃知其愚者

更不可不從

靈曉也
適往也
致至也

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
解。大愚者。終身不靈。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
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
隨而任之。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
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
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天下
都惑

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而終不
可得。故堯舜湯武。隨時而已。大聲不入於里

耳。非委巷之
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
俗人得噴
曲則同聲

動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不以
存懷。至言不

出。俗言勝也。此天下所以未曾用
以二缶鍾惑

而所適不得矣。各自信據。故
而今也以天下惑

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

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即而不推。誰
同之

其比憂。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令
解也。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厲之人。

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

已也。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為惡。及其為惡
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

復而厲者。自思善。故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

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

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

亦求也大
意林注古
樂也。取本
折楊皇華
蓋俗中小
曲皇華一
作里華嗑
笑兒噴音
窄大呼音
循本曰古
鍾尾鍾也
連前節又
以乘為喻
設有二人
擊鐘以

必為其新
聲所惑。古
秦不能行
日解因上
之所適。二
字遂改所
鍾為重鐘
謬矣。比音
鐘始也。厲
醜汲音急

先儒曰
此一段
文章

則與曾史
行義有間

懷素奉
反塞也
頭厲病
爽失也
離跛用
力兒

柴塞也
能知天
文故取
其翠羽
飾冠羽
注紉修
長帶也
墨繳繩

陸音義
曰以表
名篇
積不通
六通謂
陰陽風
雨晦明
四辟謂
四方開

鏡乃交
反鏡也

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
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
臭薰鼻。困憊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
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
揚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
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
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
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眈
眈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
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
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此三者
之性而無所牽滯也。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
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任其自為。故
而無傷。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善之
於靜也。則有時。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斯乃自
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

此三者皆恣物

一五

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

鏡也。夫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無不洞明。夫虛靜恬淡寂漠無

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凡不平不至者。皆生於有為。故

帝王聖人休焉。未嘗動也。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備江南古義

倫。理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不失其動。靜則無

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夫無為也。則群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

其責矣。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無為則俞俞。俞俞

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俞俞然從容自得之貌。夫虛靜

恬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尋其本皆在明不為中來也。

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

也。以此處上帝。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

素王之道也。此皆無為之至也。有其道為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

也。以此退居。而間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

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此又其次也。故退則

巢許之流。進則伊望之倫也。夫無為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為哉。故王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

呂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

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

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下

及昆蟲。孰能有為而成哉。靜而聖。動而王。時行

是故彌無為而彌尊也。

魏龜以下十三字見論語泰伯

玄聖素王林註言有聖德而無位也。堯曰老君尼父也。

是為本

時止無為也而尊自然為物所尊奉樸素而天下莫能

與之爭美夫美配天者唯樸素也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

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天地以無為為德故明其宗本

則與天地無逆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夫順天

謂之天樂天樂適則人樂足矣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

萬物而不為戾變而相雜故曰整自澤及萬世

而不為仁仁者兼愛之名耳長於上古而不為

壽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覆載天地刻彫象形而不

為巧巧者為之妙耳皆自爾故無所稱巧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故

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

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

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

動靜雖殊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

疲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

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我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

矣通則服不通則叛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聖人

所以畜天下者奚為哉天樂而已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

反言許六

舊刻曰
疏不雜
作離

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

餘。有餘者謂也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不足者汲

汲然欲為物用也。欲為物用故可得而臣也。及其為臣亦有餘也。故古之人貴

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

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

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夫工人無為於刻木。

而有為於用斧。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

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

則上下咸得。而無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之理。至矣。

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無為之言不可不察也。夫用天下者。

亦有為也。今之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為臣。猶稱有為。故對上下則君

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為。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故古之王天下者。知

古今上下無為。誰有為也。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

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各歸

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殖。則群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

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上下皆無為矣。但上之無為。則用下。下之無

為。則自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所謂

謂也。

落與終 同 答錄首 深通

天下功
疏作天
下功成
李曰本
天道末
人道也
五兵弓
也文
動也五
刑墨劓
剕宮大
辟也度
尺數等
形名等
比較等
君鳥等
聲獸毛
衰衰衣
在首在
履隆殺
謂喪服
臣等也

自帝王無為而天下功功自彼成故曰莫神於天莫

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乎同

天地之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本

在於上末在於下當於西說亦事者耳也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

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

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

旌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衰之末

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

者也夫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未學

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所以先者本也君先而臣

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

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

故聖人取象焉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天

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借為

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

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

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

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言非但人語道倫所尚也

也亦也

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

道。所以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

德次之。天者自然也。自然既道德已明。而仁義

次之。物得其道而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理適

失其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得分而物物之。形

名已明。而因任次之。無所因任已明。而原省次

之。物各自任。則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各以得

失性。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者得失之報

在於天而未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

其才也仁賢不肖。襲情。各自行其必分其能。無

必由其名。名當其實。故由以此事上。以此畜

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

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

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

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自先明天以

五至賞罰而九此自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

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

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治人者驟而語形名

原除省

既白書
道家之
善既道
秦火檢
無的處

驟驟數
也速也
可馬曰
在橫也

也諒今也。誅言善

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治道先明天

也但當不失其也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

先後之序耳借為法方也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夫用天下者必禮法數

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

之所以畜下也寄此事於羣才昔者舜問於堯

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無告者

民不廢窮民恒加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

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

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與天合德則日月

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此

不為而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自嫌子天之合

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

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

地而已矣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之

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

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

於是繕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

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

一也

既教也

既膠擾

既徵藏 史猶今 秘書監 六經六 緯合為 十二經

物一作勿司馬曰愷然也意於其反一平聲幾一作頌長也林注後言猶淺近言司馬曰牧養也

借居謂友用力見疏姓士字成綺不知何許人許司馬曰眠也蔬讀曰糲糲粒也鼠壤內有遺餘之粒穢惡過甚也不仁親名曰妹末也謂末須慈誘之見棄薄不仁之甚也生熟謂好惡也氣息也

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

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

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

情也。此常人之所謂仁義者。老聃曰：意幾乎後

言。夫兼愛不亦迂乎。夫至仁者無無私焉。乃私

也。世所謂無私者，釋已而愛人。夫愛人者欲夫

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

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

樹木固有立矣。皆已。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

趨，已至矣。兼愛也。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

而求亡子焉。無由意。夫子亂人之性也。事至而

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

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

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

蔬，言其不而棄妹，不仁也。無近恩。生熟不盡於

前。恒有餘，而積斂無崖。萬物歸懷。來者受。老子

莫然不應。不以其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

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自怪刺譏之心，所以壞也。

川東... 卷五... 十一

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脫過也

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

馬。隨物所名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有實故不

也。再受其殃。一毀一譽。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殃也。吾

服也恒服。服者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其容。吾非以服

有服。有為為之則不能恒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

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進趨不而目

衝然。衝出之貌而頽頽然。高露發美之貌而口闕然。虛豁而

狀義然。踉跄自持之貌似繫馬而止也。志在動而持。不

放也。發也。機速也。察而審。非也。知巧而覩於泰。

於見泰。則拙於抱朴。泰者多於本性之謂也。巧非也。凡以為不信。凡此十

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譽皆非修身之道也。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亦

汝所行非正人也。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

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

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

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用世故不患其大也。

天下奮揀而不與之偕。靜而審乎無假而不與

利遷。任真而直往也。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

不聞知
言語偶
會實與
盜所得
其道何
足語哉
曉夫子
老子也

履音柄
履權也

言與郭注莊子

卷五

也... 也... 也...

先儒曰以下二段文章

書

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

義。進道賓禮樂。以情性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定於

無為也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

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

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

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其貴恒在故視而可

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

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

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得彼情唯忘則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此絕學去。桓公讀書

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土。問桓公

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

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

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

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

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

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不能言。有數存

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

楚傳韓詩外

知者以下八字見老子

糟魄為醜魄也

司馬曰斲輪人名扁斲曰甘也。斲也。斲也。斲也。

川黃... 卷五... 十四

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此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

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

今哉。古不在。今事已變。故絕學。昭和十七年六月廿五日午所讀之

天運

遠也

天其運乎。不運而地其處乎。不處而日月其爭

於所乎。不爭所而孰主張是。孰綱維是。皆自孰

居無事。推而行是。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

乎哉。各自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邪。意者其

運轉而不能自止邪。自爾故不雲者為雨乎。雨

者為雲乎。二者俱不能相孰隆施是。孰居無事

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土彷徨。孰

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設問所

之巫咸。詔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夫物事

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爾。帝

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夫假學可變而九洛之

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順

自爾。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

陸善義曰以義名篇

玉山曰此段文章可味

廣雅曰運轉也

司馬本絨作咸引也

林注隆施與張勉同勸

疏設問之下有

明字近

是音條

六極四

方上下

五常五

行也

九洛九州聚落

商大宰蕩

字也

薄惡一
作薄德

五親高
曾祖稱
已六族
交族三
伊族三

一本注
至焉作
至焉焉

馬曰北
海山名

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

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一體，非有親也。

而首自在上，足自處下。府藏居內，皮毛在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

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

哉。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

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

不足以言之。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矣。此非過孝之言

也，不及孝之言也。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

至。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

則去之遠也。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

雖彰而愈非至理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

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

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

忘我難。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

已耳。自得，其為則衆務自適，群生自足，天下安得不一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

謂兼忘也。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

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泯然，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失於江湖，夫孝悌仁

乃思濡沫。

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

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

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

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

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

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

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

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

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

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

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

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

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

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

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

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

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

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

一本并與屏同

疏姓北門名姓

黃帝臣

渝變也

也洞庭

間也非

太地也

息也蕩

平易也

舊刻微

一作微

疏微順

也林注

微也

先儒曰

有前之

文可見

然哉。吾奏之以人微。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

以太清。由此觀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

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

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忘之謂也。帝曰。汝殆其

然哉。吾奏之以人微。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

以太清。由此觀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

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

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忘之謂也。帝曰。汝殆其

然哉。吾奏之以人微。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

以太清。由此觀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

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

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忘之謂也。帝曰。汝殆其

然哉。吾奏之以人微。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

以太清。由此觀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

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

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忘之謂也。帝曰。汝殆其

然哉。吾奏之以人微。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

以太清。由此觀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

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

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忘之謂也。帝曰。汝殆其

然哉。吾奏之以人微。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

阮雅
曰虛也
都與深

無心
一曰存
一曰存
一曰存
一曰存

蛇音純
齊才細
反與劑
調和也
疏混同
生也
同風物
之動吹
隨從之
從一作
叢林注
然而樂

疑也
也林注
考也

言黑亭注

卷五

九

之明。所謂用。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

一不主故常。齊一於變化故在谷滿谷。在阮滿。

阮。至樂之道。無不周也塗卻守神。塞其兌也以物為量。大制其

聲揮綽。所謂其名高明。則高明也是故鬼神守。

其幽。不離其所日月星辰行其紀。不失其度吾止之於有。

窮。常在極上住也流之於無止。隨變而往也子欲慮之而不。

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故

然。恣使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弘敞無倚於槁梧

而吟。無所復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

吾既不及已矣。言物之知力各有所齊限形充空虛。乃至。

委蛇。委蛇故怠。夫形充空虛無身故情怠。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意既怠矣乃復調

之以自然之命。命之所有者非故若混逐叢生。

混然無係。林樂而無形。至樂者適而已適。

而不曳。自布幽昏而無聲。所謂動於無方。夫動

有方而後動哉。居於窈冥。所謂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

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隨物世。

疑之稽於聖人。明聖人應聖也者。達於情而遂。

上句此在

運為

也

無言云
當在此
樂之謂天
之上

必通
反神農

李曰師
魯大師
金其名

先儒曰
以下譬
喻六條
文意各
可把玩
師勿拘
解結草
為狗以
解除街
音中獲
將送也
取草曰
蘇昧音
米麻也
字麻曰
物入眼
為病也
取弟子
一作聚
是削掃
也鄰近

於命也。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

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無言而心說。心說在適不在

也。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

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

焉。而故惑也。此乃無樂之樂也者。始於懼懼故

崇。懼然竦聽故是崇耳未大和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迹稍滅也

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以無知為愚。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

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

衍中。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

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

以篋衍中。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

且數昧焉。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今而夫子亦取

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

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

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

此皆絕聖棄知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夫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為民妖。所以

國相人
相今屈
帝相近

疏曰三
年一閏
天道小
成五年
再閏天
道大成
故言五
年陰陽
一用故
言年有
二年也

由假一
作性可
叙名曰
名鳴也
公平也
器用也
尹文子
曰名有
三科命
物之名
方圓是
也數譽
之名善
惡是也
况謂之
名愛憎
是也今
此是毀
譽之名
也音渠

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

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

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

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

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

年而未得。此皆寄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

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

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

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心中無受

雖聞道而外無正而不行。中無主則外物亦無

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中出者，聖

有能受之者，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由

乃出耳。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由假學成，然要當

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名

公器也。夫名者，天下不可多取。矯飾過實多取

下亂。仁義先王之遵廬也。猶傳止可以一宿而

不可久處。觀而多責。夫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

而過去，則真若無滯，而係於一方。古之至人，假

則見見，則偽生，偽生而責多矣。

疏曰苟且也簡略也貸施與也

先儒曰林注采以為取之義非也采是彩色

濶音煙塞也疏曰天門心也一日大道也

啗子合反蓄也音與夕通濶林汪毒之兒憤煩也一作憤亂也疏曰放縱任也一曰依也傑然自負兒建擊也揚鼓一作擊鼓也

道於仁。託宿於義。隨時而變。無常迹也。以遊逍遙之墟。食

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有為則非

仁。苟簡易養也。且從其簡。故易養也。不貸無出也。不貸者不損已

以為物。古者謂是采真之遊。遊而任之則真采也。采真則色不偽

矣。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

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所是所

是而以沒其命者非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舍之悲者

操之不能而一無所鑿。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

之戮民也。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為戮。怨恩取與諫

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

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明

弗開矣。守故不變。則失正矣。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

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喙膚

則通昔不寢矣。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夫仁義憊然

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尚之以加。吾子使天下無

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著。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

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又奚傑然若負建鼓

而求亡子者邪。言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揭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

也鼓大

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自然各已足黑白

之朴不足以為辯。俱自然耳。無所偏尚。名譽之觀不足以

為廣。夫至足者忘名譽。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

响以濕。相濡以沫。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不若相忘於江

湖。斯乃忘仁而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

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

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謂老聃能變化乘

乎雲氣而養乎陰陽。言其因御無方。自然已足。予口張而不

能噤。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

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

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偃

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

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

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

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

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

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

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

馬叙倫
大言師
即此借喻
彼又下有
與其若也
而非若也
不如此也
在此下

噤許劫
反合也

疏曰聲
聲教也
林注應
微言其
問答之
聲甚微
也疏曰
彈時也

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者。鳴飛如意用有人時。此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者。鳴飛如意用有人時。

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若非之則強哭堯之治

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

也。殺降也言親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

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教之不至乎孩而

始誰。誰者別人之意也末孩已則人始有天矣。

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禹之治天下使民心

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此言兵有順則天殺盜非

殺。盜自應死殺之人自為種而天下耳。不能大

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

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

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

起。此乃百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今之以女

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何言哉。弊生於理故

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

甚焉。必弊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

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憊於屢蠶之尾鮮規

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

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子貢

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耳今又見

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

疏曰古者厚婦十月而生子始能言又曰誰笑也誰別之意注誰問也猶誰何也

為種言族各分親類

一作今為婦。此何言之。又通。何。個。說。也。

僭毒也。厲音例。萬音。尾端有。鮮規小。使兒。

川點注

吐日

奸于也

鈎取也

白鷓鴣
鷓鴣司馬
曰鳥子
風化言
特風氣
而化生

又曰相
視而成
陰陽
司馬曰
雌雄類
雌曰鷓
居巢內
交尾而
表陰陽
魚傳口
中沫相
與而生
子蜂取
桑虫視
使似已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況今之人猶迹也。夫白鷓鴣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鷓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夫同類之生子。故曰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性。不可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遙感而風化也。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故至人皆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雖化者無方。失焉者無自而可。所在皆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有第而兄啼。言人之性。舍長久而視。幼故啼也。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繙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重刻莊子南華真經卷五

重刻莊子南華真經卷六

晉 河南 郭象子玄注

日本芸閣 千葉玄之讀

外篇

刻意

借意刻也 司馬曰刻削也峻其意也按謂削意今峻也廣雅曰意志也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

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

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

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

意以義 名篇 疏白而 已之已 止也 怨誹李 曰非世 無道怨 已不遇 也又曰 窮高曰 亢英疏 徒秋下 隨也

川...

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

疆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

曠鉤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

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呼吸吐故納新熊經

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

壽考者之所好也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

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

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為

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

無江海而間不道引而壽所謂無不忘也無不

有也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志矣故澹

然無極而眾美從之若屬已以為之則不此天

道之道聖人之德也不為萬物而萬物自生者

自成者故曰夫恬淡寂漠虛無無為此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質也危其平而喪其質也故曰聖

人休休焉則平易矣休乎恬淡寂漠息乎虛無

常平易則恬淡矣患難生於有為有為亦

交相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混

與正理故其德全而神不虧夫不平不淡者豈

俱往

吐故納新 氣納新 氣也 經司馬 曰若龍 之祭樹 而引氣 也鳥申 曰鳥申 道引李 曰道引 令引氣 聚令氣

言黑郭注莊子 卷六

其入也 猶入也 其入也

並喪於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任自然而運動其死也。

物化。所係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靜動

無心而付之。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所無

唱迫而後動。會至不得已而後起。任理而起。吾

去知與故。循天之理。天理自然。知故故無天災。

災生於無物累。累生於無人非。與人司者無鬼。

責。同於自得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汎然無不思。

慮。舟之不豫謀。而理至光矣而不耀。用天下之自

信矣而不期。用天下之自信其寢不夢。其覺無

憂。其神純粹。無其魂不罷。有欲虛無恬淡。乃

合天德。乃與天地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

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

也。至德常適。故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靜而一者

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其心豁然。確盡。乃不與物

交。淡之至也。物自來耳。至淡無所於逆。粹之至

也。若雜乎濁。欲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

不已。則勞。勞則竭。物皆有當水之性。不雜則清。

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像也

焉安
故使為之
也。引中為
詐偽之義
呂氏春秋論
人心為若乃
故注巧故
偽詐也。准
向主辨訓
上多故則
下多詐注
故巧也。

馬曰
三句皆承
上天德言

先儒曰
老子所
謂上善
如水即
是天德
之象也

象天德者無故曰純粹而不雜無非至當靜一

心而借會也常在當淡而無為與會俱動而以天行

而不變上住若夫逐欲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于越之劍者

動人行也一經思又極神押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沉敢輕用精神

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借方依傍也天地

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為精神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非輕用也

化育萬物不可為象所育無方其名為同帝同天帝不為

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常以純素

守乎至寂而不蕩於外則真也一之精通合于天倫精者物野

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

貴精與神為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故素也者

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苟

不虧為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

苟以不雜為素則雖龍章鳳姿情乎有非常之

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雜能體

乎外飾則雖犬羊之羣庸得謂之純素哉

純素謂之真人疑借字來又借字也

繕性疏曰繕治性生俗習初本滑亂致得也或曰繕善性性本滑亂也崔曰滑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

于越李
曰按真
有發者
于越越
有山名
若耶並
出善劍
為名劍
也
落與俗
通

情七練
反美也

以末作
俗學以
求

疏曰蔽
塞蒙闇
也

舊刻南
郭翁曰
疏本生
上有知
字

言異享注其子

卷六

四

所以求者愈借為相教也或借為治水也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已亂其

非其道也。而方復役思以求明思謂之蔽蒙之民若夫發蒙者必

離俗去欲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

而後幾焉。而性不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夫無

失也。為而任其自知則雖知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

周萬物而恬然自得也。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無

出其性知而非為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為則無

則和理之分。夫德和也。道理也。和故無不得德

豈出他哉。無不容仁也。無不容者非為仁道無不理義也。若夫義明

無不理者非為義義明而物親忠也而不由忠

也。而義功著焉。愈則物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仁義發中而還仕

得矣。其迹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而順乎自

則樂也。然之節文者其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以一體

迹則禮也。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

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

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各正性命而自蒙已德

此冒彼安得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

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

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任

自然而已。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

文有存
忠也下當
有口信也
行口信也
七字

疏曰蒙
疑有存
疑有存
疑有存
疑有存

疑有存
疑有存
疑有存
疑有存

川點不

卷六

五

物皆自然。逮德下衰。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能

無為而美，無為之。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

順而不。釋而不推，順之而已。德又下衰。及

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安之於其所安而已。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濛濛

散朴。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淳薄，皆非聖

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離道以善。善者過於

有善而道。險德以行。行者違性而行之，適之稱，故

性而從於心。以心自役，心與心識，彼我之心，競

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文博者，心然後

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初謂性，由

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夫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

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於

道。故交相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

道哉？若不貴，乃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

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今所以不隱

與也。何由而隱？故不自隱。若夫自隱而用物，則

與由無貴也。

濛濛也
反林注

濛濛也
濛濛也

同則註
先識當
作先職
見音義

對行也言猶也

醇也

之有。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

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

謬也。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

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與哉。祇所以交喪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

下。此澹漠則反一無迹。反任物性而物性不當

時命而大窮乎天下。此不能澹漠則深根寧極而

待。雖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也。故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為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

此存身之道也。世不與者而古之存身者不以

辯飾知。任其真不以知窮天下。此淡泊不以知

窮德。守其自得而已。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

哉。危然獨道固不小行。游於德固不小識。塊然

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

謂得志。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古之所謂得

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

全其內而足。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

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

其去不可止。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故不為軒冕肆志。

淡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不為窮約趨俗。曠然而得不覺窮之在身。其樂。

樂全之謂得志

儻一作
儻眾也
寄也一
作寄者
也

也故為借

彼與此同。彼此謂軒冕與窮約故無憂而已矣。亦無欣歡之喜也

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夫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外易內也。

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營外虧內。其置倒也。

秋水。秋水李曰水生於春壯於秋。疏曰河孟津也。徑通也。侯岸也。渚洲也。岸際也。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言其廣也。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

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昨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而

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豈尚之情無為乎其間。北海若曰井鼃不可

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

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

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

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

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

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

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

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

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

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

置倒一作倒置 崔曰逆 其性命而不順也 陸曰借 物名篇 疏曰河 伯河神 姓馮名 庚李曰 北海東 是也

羊仰視 免司馬 曰若海 神也聞 道百李 之也 司馬曰 方道也 拘於井 中時空 也時空 注言所 知止一 時也曲 士可馬 之也曲 之上也

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以其知分故可天下之與言理也。

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

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

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

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

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

乎見少又奚以自多。窮百川之量而懸於河河

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

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

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

足是以上下夸跋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

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

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豪無以累乎天地矣

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豪矣然

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

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

發德音也若如惑者之說轉以小大相傾則相

傾者無窮矣若夫觀大而安其小視少而自

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竟而助天民之矜夸

豈達乎莊生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畧

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

東 碧海之 所也 海之水 閭者泄 既曰尾

木蓬萊 百字景 曰快情

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小大之辯各

有階級不可

此其比

人卒九

此其比

李曰任
能也勞
服也

人平語出
人間世何
至樂當登
踏篇

言黑亭三子

卷六

九

相。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

之所勞。盡此矣。不出乎。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

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

水乎。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河伯

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

夫物量無窮。物物各有量。時無止。死與生皆時行。分無常。與

失皆終始無故也。日新。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

而不寡。各自足也。大而不多。亦無餘也。知量無窮。攬而觀之。知遠

近大小之物。證彛今故。彛明也。今故猶古今。故遙而不悶。

也。遙長。撮而不跋。撮猶短也。知時無止。證明古今。知變

生也。故不以長而挹。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

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

其憂。明乎坦塗。坦塗。死生者日新之正道。故生而不說。死而不

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明終始之日新也。則知

以涉日新而不愕。舍故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

不知。所知各有限也。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生時各

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

自得也。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

一本涉
日新作
涉新

反

林注伊
端也

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

至大之域。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

周身之餘。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豪則顧

也。大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

圍。是倍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

大視細者。不明。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

所不明。直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

之微也。埤大之般也。故異便。夫精小

之有也。若無形而不可圍。則夫精粗者。期於有

形者也。有精粗矣。故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

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

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

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唯無而已。何精

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於言

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大人者無意而任天

地。豈出害人。不多仁恩。無害而不動不為利。應

而動。而理。不賤門隸。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

貨財弗爭。各使不多辭讓。適中事焉不借人。使各

馬云。又故。便。字。當。在。不。明。下。也。

埤音字
般盛也
期限也

端曰守
門僕隸
不以為

食用也

辟也
辟亦
反邪
辟也

聞曰林
註我聞
於古有
此語也
且註以
道人所
以不聞
無已之
已音紀

言黑亭注

卷一

馬以此上指存同

十

自不多食乎力。已足而不賤貪汙。理自行殊乎俗。

已獨無可無不。不多辟異。任理而為在從眾。

之所不賤佞諂。自然正直。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

恥不足以為辱。外事不棲於心。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

大之不可為倪。故玄聞曰。道人不聞。任物而物性自通是

則功名歸物。至德不得。得者生於失也。物各大小

人無已。任物而已。約分之至也。約之以至其分。故冥

不可圖者。為然。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

倪。貴賤惡至而倪。大小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

無貴賤。各自足也。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此區區者乃道之所

錯綜而齊。之者也。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斯所謂以差

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

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

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

也。故因其性足以名大。則豪末丘山不得異其

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無所殊其稱。

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以功觀之。因其

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也。

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

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

則萬物莫不無

卷一

十

則功亦定矣。天下莫不相與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為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皆

相與為唇齒。唇齒者未嘗相為而唇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

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

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勤而偽薄滋甚。天下失業而

情性瀾漫矣。故其功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分。無時可定也。

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

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物皆自然

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一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為。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為也可見矣。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

公爭而滅。夫順天應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也。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

故絕滅也。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

言殊器也。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狴。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瞑目。

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就其殊而任之。則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

理。萬物之情者也。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為是。失我為非。適性為治。

趣操觀矣。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一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為。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為也可見矣。

而死者見。左傳曰。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狴。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就其殊而任之。則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為是。失我為非。適性為治。

或曰師也

失和為亂。然物無定極。我無常適。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當也。付之天均。恣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

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

將矣。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

河伯。安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

所大。世或小之。故順物之迹。不得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河伯曰。然則

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

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行。貴賤之

相。無拘而志。與道大蹇。自拘執則不何少何多。

是謂謝施。隨其分故無一而行。與道參差。不能

則不齊。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公當繇繇

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天下之泛泛乎。其若

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泛泛然無兼懷萬物。

其孰承翼。御群生反。之分內而平是謂無方。

萬物為方。能以萬物一齊。孰短孰長。莫不道無終

始。物有死生。死生者無窮之不恃其成。成無

先儒曰。有韻之。文可見。而汝也。林注。遠。司馬曰。謝代施。用也。音由除。長見。普偏見。義接。翼。疏曰。無。方無定。一方也。

變耳非終始也。不恃其成。常處。

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以形為位。年不可舉。欲

之令去。時不可止。欲止之使停。消息盈虛終則

有始。變化日新。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

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但當就。無動而不變。

無時而不移。故不可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

自化。若其為不為。於其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

邪。以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

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知道者知其

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支百體。五

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己。而

禽獸弗能賊。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非謂

其薄之也。雖心所安。亦言察乎安危。知其不寧

於禍福。安乎命。謹於去就。審去就。莫之能害也。

不以害為害。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天然在內。而

故莫之能害。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天然在內。而

者在外。故大宗師曰。知天人之所。德在乎天。恣

任。知則流。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此天然

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雖行於。躑躅而屈伸。與

躑躅進
退不定

唯曰薄
謂以財

外。而常本乎天。而位乎得矣。躑躅而屈伸。與

落絡也 穿貫也 司馬曰 變一足 蛇多足 蛇無足 風無形 於此明 流於彼 幽則靈 遊外

同車 同車 同車 同車

噴 噴 噴 噴

言異事注莊子 卷六

會相應者。反要而語極。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

有斯變也。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

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人之生也。可不

牛乘馬可不穿落之乎。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

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

乎天。故曰無以人滅天。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

滅。無以故滅命。不因其自為而故為無以得殉

名。所得有常分。殉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真

之內。夔憐蚊。蚊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

謂蚊曰。吾以一足跨踣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

使萬足獨奈何。蚊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

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

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蚊謂蛇曰。吾

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

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物之生也。非知

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

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俛然而自得矣。遲速

之節。聰明之鑿。或能或否。皆非我之。而或者因

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

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棄智

慮。魄然忘其為。而任其自動。故萬物無動而不

也。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

之任力何以當是萬

使子勝不

疏曰似像也

籒音秋踐也

司馬曰宋當作衛也

呪一之角而青色其皮可作鏡也

疏曰處安息也匡陳孔子事見家語帝紂四文王於史記龍

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

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

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籒我亦勝我雖然夫折

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

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

然乘萬物御群才之所為使群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為則天下莫不道通矣此乃聖人所以為

也大勝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悞

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

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

也將明時命之固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

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

然無為勞心於窮通之間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

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

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情各有所安知窮之有命

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聖

則無所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命非已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

不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矣故雖無幾何將甲

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

趙人車
魏公子

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

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

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

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

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

几。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

謂東海之鰲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

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

滅跣。還。蚌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

之水。而跨時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

來入觀乎。此猶小鳥之自東海之鰲。左足未入

而右膝已繫矣。則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於是遠巡而却。告

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

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

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埳

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

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

以小羨大。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

故自失。

埳井中
赤虫科
斗蝦蟇
了也

繫拘也
類聚八御
九三引海
字在夫字
字當在夫
字下

司馬曰
頃久猶
早晚也
疏曰適
適驚規
自規規
自失兒
竟音境

故自失

商名北燕
謂之馬

此音此
踰也疏
皇天也
規音釋
規規經
營貞

壽陵燕
趙之
都弱餘
謂之餘

疏曰吐
開逸本
也僕音
上陳地
水也楚
王威王
先焉先
謂宜其
言也一
本先下
有告字

惠子名
施宋人
相梁惠
王

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

任矣。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效。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

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培井之鼃與且彼方跼

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與然四解淪於不測

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無不至也。子乃規

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夫遊無窮者非是察辯所得。

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其非

任者去之可也。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

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

以此效彼而失之。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

孫龍口吐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

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

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

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

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

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

曳尾於塗中。性各有所安也。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

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

則此亦在莊子

一七

於國中。三日三夜。揚兵。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

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

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

於是鷦鷯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赫，今子

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願各有極。莊子

與惠子遊於豪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

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欲以起明相非而

耳。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我非子，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惠子曰：我非子，

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

矣。舍其本言而。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

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

也。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

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

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子安知之云：已知

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

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

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國曰以
義名篇

一本名
下有為
字近是
鷦鷯鷽
鷽屬又
鳳子也
司馬曰
嚇怒其
聲恐其
奪也也
疏曰豪
水名在
淮南鐘
離郡今
見有莊
子墓亦
有莊惠
遊遊所
石絕水
曰梁
儵音條
白魚也
疏曰儵
猶尋也

川...

...

...

...

之龍渡北

也此

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邪。而今

至樂無觀。將以為無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擇此八者。

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者乃全耳。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

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

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

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

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凡此失

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夫富者苦身疾作多

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內其形者。知其足而已。

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

故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

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夫遺生然後能

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烈士為天

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

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

以活人。善則過當。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唯

庸之德。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

成。誠有善無有哉。故當緣督以為經也。今俗之所為與其

疏曰善名與也。天惡夫折惡名也。

亦遠矣。管伯秀。疎外其遠矣。

疏曰善名與也。

中庸之德。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以為經也。今俗之所為與其

趣死見

江南古藏本

疏曰俗以富貴榮果鏗為上樂用美善為言為令譽先儒曰此段老子文例

苦勞碌日恍惚苦味職職李曰李殖克放爾推職主也謂谷有主而區別盆謂尾岳也

口感也

言黑郭注莊子

卷六

五

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舉群趣其

避死也乃不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

樂也無懷而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音為

夫無為之樂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

至譽無譽俗以鏗鎗為樂美善為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

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我無為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自任則定

矣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百姓足則吾身近乎存也請嘗試

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皆自清寧耳非為之

所得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不為而自合故皆化若有意乎為之

則有時借為忘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皆自出耳未有為而

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無有為萬物職職皆從之象

無為殖皆自殖耳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若

為則有不齊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得無為則無樂而樂至矣莊子

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

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

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

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

川東下注莊子

卷六

十一

假然安
息兒司
馬曰巨
室以天
地為室
也噉叫
也李曰
支離忘
形滑介
忘智言
二子乃
識化也
冥伯喻
杳冥也
虛音墟
肘足上
也覺歷
驚動見

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未明而緊已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遣累也。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

化及我

疏然
也故打

駭春秋
猶與紀
舊列南
郭翁曰
疏本諸

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遺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竟矣。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擿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

作視

疏從然
縱遠也
司命星
名見天
文志

莊子內篇齊物論

死之說乎。莊子曰：然。觸體曰：死無君於上，無臣

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

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

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

子欲之乎？觸體深贖，感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

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

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顏

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

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

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

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

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故當任吾

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

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

則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且女獨不聞邪？昔者

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

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

爵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

褚小者不可
以汲深也
綆短者不可
以汲深也

海鳥其
名曰爰
居詳見
國語
御音訝
迎也九
韶樂

莊子內篇齊物論

十四

疏壇陸
湖渚鰯
泥鰯鰯
白魚子
遠蛇寬
舒自得
見說道
恥咸池
堯集河
庭謂天
地之間
還統也

言異事注子

卷六

九

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鰯鰯，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譏譏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各隨其情，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觸體，獲蓬而

獲居葦
反被也
或曰養

獲蓬而

歡謂死
則心養
生則歡
此古絕
字今讀
音繼謂
萬物雖
有兆朕
得水土
氣乃相
繼而生
也疏曰
龜蟻水
中青苔
楚俗謂
之蝦蟇
之衣陸
長庚副
墨曰龜
蟻水鳥
也詩所
謂言米
其音是
也龜與
蟻依其
下以為

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各以所遇為樂。若果養乎？予果歡乎？歡養之實種有幾變化不可得水則為蠶，得水土之際，則為龜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螻蟻，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鵠掇。鵠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願輅生乎食醯，黃軛生乎九猷，替芮生乎腐蠃，羊奚比乎不箠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

川

卷六

九

程

有存文

衣焉則
陸也則
為陵鳥
詩所謂
茶枝也
也。鳥
也。鳥
不知其
足草名
生名。
肉爛草
黑言不
於畜狗
所謂馬

言與寧

卷六

七五

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

皆入於機。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音昔。司馬曰。言因水成而陸產生於陸。化作車前。改名。陵鳥也。一名。澤鳥。隨濕。變也。然
也。鳥。不知其。足草名。生名。肉爛草。黑言不。於畜狗。所謂馬。
祖言物化無常形也。人之死也。亦或化為草木。草木之精。或化為人也。疏曰。鷲棲糞壤也。鳥
齊。蟪蛄也。胡蝶一名。青。鳩。棲中名。得窳。下熟。氣生。無皮。無殼。其狀如脫。沫。中汁也。斯彌
副墨曰。食。蟪蛄。蟪蛄。喜。酸。而。聚。醢。故。云。爾。司。馬。曰。順。裕。黃。軹。九。猷。裕。肉。並。虫。名。陳。碧。虛。曰。督
也。疏曰。腐。蠶。也。司。馬。曰。羊。美。草。名。根。似。蕪。菁。與。久。竹。比。合。而。為。物。皆。生。於。非。類。也。副
也。人。竹。久。不。生。筍。之。竹。青。寧。竹。根。虫。形。似。刺。蝟。也。程。生。馬。馬。生。人。碧。虛。曰。言。長。沙。武。陵。虫。生
元。始。祖。胎。根。鹿。之。類。尸。子。曰。越。人。呼。豹。曰。程。搜。神。記。秦。孝。公。時。有。馬。生。人。林。註。馬。今。之
茵。菜。焉。欄。草。人。即。人。參。人。面。子。也。

張君之序本。新編為全。醢以工作。食。醢。生。乎。願。軹。軹。生。乎。黃。軹。黃。軹。生
乎。九。猷。九。猷。生。乎。督。內。督。內。生。乎。腐。蠶。腐。蠶。生。乎。桑。葉。桑。葉。比。乎。不。算
久。竹。生。者。為。也。

重刻莊子南華真經卷六

